

共和国

反贪

全鉴

党史出版社

主编 刘生荣 徐建波

共和国

反贪

全鉴

党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共和国反贪全鉴 / 刘生荣, 徐建波主编. —北京: 党史研究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-7-6536-8369-9

I. 反... II. ①刘... ②徐... III. 司法—政治—历史知识—反贪
IV. K5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7390 号

《共和国反贪全鉴》

主 编: 刘生荣 徐建波

责任编辑: 张广军

封面设计: 碧原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党史研究出版社

发 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: 北京精诚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6.25

字 数: 3739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6536-8369-9

定 价: 1980.00 元(全六卷)



周世家柴荣严惩贪官

后周世宗柴荣（921—959），邢州龙冈人氏。柴荣年幼失怙，由姑母圣穆皇后收养。是时郭威来显，喜饮博，好任侠，不拘细行，家道沦落。姑母见柴荣生性谨厚，故将家中庶务一应委托柴荣。柴荣悉心谋划，锐意经营，开源节流，终于使郭家“费用获济”，生计顿解，因而深得郭威的喜爱，“乃养为己子”。史称柴荣善骑射，略通书史，尤嗜黄老之学。其在民间时，曾随大商人颌跌氏贩茶江陵，往来南北各地，对五代社会积弊深有体察。这段经历，为他以后继郭威为帝制定安邦之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

后汉刘知远是得郭威之助而建国称帝的。一年以后其子刘承裕继位即对郭威倍加猜忌，先是以枢密使之衔令其出守邺都，继而又派人暗杀。郭威愤而夺取政权建立后周，即以柴荣取代自己为邺都留守。邺都为后周军事重镇，与契丹的幽州（今北京市）遥相对峙，屏蔽后周京城开封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广顺年（951），郭威践祚，授柴荣澶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，封太原郡侯。柴荣在澶州，为政清肃，盗贼不敢犯于境内，展露出不凡的政治才能。显德元年（953），封为晋王。郭威病重弥留之际，又加授柴荣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尉兼侍中，总握内外兵权，人心咸安，为柴荣在郭威死后全面接管后周政权，奠定了政治基础。

郭威病逝后柴荣秘不发丧，越三日已经大殓，迁灵柩至万岁殿，召集文武百官颁宣遗制：“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”，群臣遂奉柴荣即皇帝位。这一年自正月朔日起，日月多晕，天色昏晦，及柴荣即位，忽然晴空万里，天日为开，中外无不称奇，这一日是显德元年正月丙申日。

郭威是在后汉兵祸连年，遍地饿殍、民不聊生的动乱之世建立后周政权的。故而立国之后，即致力于整顿。他在政治上恢复唐朝三省六部的权力，选择良吏主持朝政；在经济上招抚流民安居乐业，发展生产。他停废五代各朝沿用的公田制，将土地、庐舍、农具、耕牛分给农产，成为他们的永久产业，从而使后周社会出现了经济复苏的局面。柴荣在郭威整顿政治经济的基础上，继续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，对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。柴荣即位之初，宿将旧臣皆飞扬跋扈，不听指挥。在这年对北汉的战斗中，大将樊爱能、何徽望风而逃，步兵千余人，解甲投戈，逃降北汉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柴荣自率亲骑，躬冒矢石，临阵督战，士卒这才奋勇抗击，挫败了北汉的进攻，扭转了战局。凯旋后，柴荣赏有功，罚怯懦，斩临阵而逃的大将樊爱能、何徽及监军使臣70余人。从此以后，骄将惰卒无不畏惧，而柴荣之威权由此而立。

在政治上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柴荣严治贪污渎职的官吏。他制定了严格的选吏制度，显德二年正月有诏曰：“在朝文班，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，虽姻族近亲，亦无妨嫌。授官之日，各署举主姓名，若在官贪浊不任，懦弱不理，并量事状重轻，连坐举主。”这种连坐污的制度虽有齐之以刑的苛刻，但在当时情况下，对遏制贪官应该说有一定的作



显德二年，左散骑常侍康澄等人游山玩水，逾期不归，被周世宗柴荣全部革职。



用。对贪官则一律严惩不贷。在柴荣即位的显德元年冬十月，左羽林大将军因“厚取耗余”（即在朝廷税额之外多征取的赋税）罪而予以赐死，对搜括民财的贪官污吏震动很大。畿甸县令部夫犯赃数百匹，宰相范质具狱上奏，柴荣诏曰：“县令乃亲民之官，赃状狼藉，法当处死。”范质以为“受所监临财物有罪，上赃虽多，法不至死。”柴荣大怒喝道：“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，本以防奸，朕立法杀赃吏，非酷刑也。”范质坚持依法行事，回柴荣道：“陛下杀之则可，若付有司，臣不敢署敕。”遂贷县令，由此事亦可见柴荣治吏的决心。显德四年，前濠州刺史齐藏珍因虐民害物之罪而弃市。柴荣惩治贪污官吏不仅雷厉风行，而且逐步深入，即使占有亲属财产的人也在严惩之列。殿中监马从贇吞没外孙女霍氏的财产，亦遭退赃免职的处分。

柴荣对官吏的考核，并不局限于贪赃枉法方面，那些利用职权，假公济私以及违反政纪者亦受到惩罚。显德二年，左散骑常侍康澄、左司郎中史又玄，左骁卫大将军元霸、右骁卫将军林延提等人，奉命出使浙中，返归之日，利用职权游山玩水，耗费国家资财且逾期至朝廷覆命，分别受到贬官处分。这在封建时代官吏考核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。

柴荣在位五年，留心政事，朝夕不倦，加之征战连年，积劳成疾，于显德六年病逝。柴荣治理后周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为北宋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。

王处回因贪罢官归里

王处回，字亚贤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少孤贫，事孟知祥，为中门副使。王处回性格宽厚，对人仁爱，颇有谋划策略之才。长兴三年（932）五月，孟知祥至梓州（今四川三台）的第七天便染病卧床，是时孟知祥为后唐西川节度使，虽已除掉东川节度使董璋，尽得东川之地，然尚未称帝，正处在成败兴废的关键时期。王处回侍奉左右，一丝不苟，庖人进食，王处回必令庖人持空器而出，以安军心。孟知祥病愈后，迁王处回为中门正使。公元934年，孟知祥在成都称帝，国号蜀，史称后蜀。孟知祥即位之日，狂风肆虐，天昏地暗，就在这一年的七月，称帝仅半年的孟知祥风疾日剧，临终之时，召已官为枢密使的王处回、同章事赵季良及李仁罕等同受遗诏辅政。高祖孟知祥歿后，王处回秘不发丧。夜启义兴门奔告赵季良，涕泣不已，说不出话来。赵季良对王处回说：“哭是无济于事的，应当速立嗣君，以免大乱。”并让王处回与李仁罕商量，审定遗制词旨异同。适逢李仁罕因设军备以御敌而出，王处回断然不以实情相告，与赵季良宣读遗制，命太子仁赞更名昶，于高祖灵柩前即位，史称后主。此乃明德元年

(934年)七月丙寅日。史家因称王处回临变知大体。

孟昶即位后，王处回加兼侍中、领武泰军节度使。广政元年（938），兼武信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广政七年，遥领保宁节镇。王处回既恃定勋策，位隆使相，贪纵之性随之日益膨胀起来。诸如专权贪昧，卖官鬻狱，为所欲为。四方有馈献朝廷者皆先往王府，然后再往内府，其子德筠亦倚势骄横，屡逾法度。王处回居成都时，有一位叫朱桃椎的道士，生得浓眉大眼，布衣缁缕，谒于王府，于阶前以剑拨土，取花籽三粒种下，须臾发花三朵，道士对王处回说：“此仙人旌节花也，公富贵之兆。”又有相士周元豹为王处回看相，赞叹道：“此宝精也，法当大富。”王处回后历三镇，恣意贪贿，家货钜万。

后主孟昶即位时，年仅16岁。所用将相大臣皆高祖孟知祥故人，以为孟昶少不更事，多骄蹇不法，务广第宅，夺人良田，发人坟墓，以李仁罕、张业、王处回等最为突出。李仁罕恃功跋扈，求判主管六军之职，并亲至学士院监督学士起草诏令。孟昶虽年少，然卓有才识，精明强干，力以骄奢淫逸为戒。孟昶先命枢密、学士两院满足李仁罕的一切要求，继而则俟李仁罕入宫朝见之时，命武士当场将其处死，并族灭其家。孟昶这一行动，对元老重臣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。张业乃李仁罕外甥，此人生性豪侈，曾强夺他人良田美宅，又藏匿亡命之徒。并于家中置狱行以酷法，强征暴敛，蜀人无不怨怒。广政十一年，孟昶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谋，俟张业入朝时执而诛之，并下诏暴其罪恶，籍没所有财产。张业既已伏诛，后主念王处回辅佐之功，不忍惩之。王处回则诚惶诚恐辞职告官，后主将其黜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，听归私第。未有多日，王处回乃请老还家，以太子太傅致仕，十四年四月卒。

论及王处回，史家深深慨叹道：“王处回处变之才，咸推屹然大臣，乃竟因奢纵败，何邪？”

楚国多诤臣

五代时期楚国的文昭王马希范是一个颖敏善诗、读书礼士然而奢侈无度的君王。他的夫人彭氏容貌丑陋，为人谨严，治家有方。马希范生性淫侈，但惮彭氏威严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天福三年（938）彭氏卒，马希范有如大赦，始纵情声色，“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游夜专夜。”尝令僧尼潜搜士庶家女子，有妹色者则强征入后宫，先后数百人，马希范犹不满足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吾闻轩辕御五百女以升天，吾其庶几乎？”有一商人之妻美艳无双，马希范垂涎欲滴，干脆将商人杀死，岂料此妇人乃一刚烈女子，



竟自缢而亡。又肆情土木，天福七年的冬天，诏令于长沙西北建天策府，作天策、光政等十六楼，天策、勤政等五堂，极栋宇之盛。栏槛皆饰以金玉，墙壁则涂以丹砂，起初马希范尚忧丹砂不足，一日东境山崩，丹砂涌如丘陵，涂壁所用约数十万斤。府中铺设地衣，春夏炎热以角簟，秋冬寒冷用木棉。殿中冬暖夏凉，僚吏升殿之时，但觉丹砂之气蔼然袭人。天福八年，奢侈无厌的马希范又置银枪都八千人。楚地多产金银茶谷，连年财货丰殖，马希范遂自夸大，制长枪大槩，鍤以白金，募富民家英俊少年为银枪都。这一年又造九龙殿，用沉香木雕成八条龙，并饰以金宝，各长百尺，抱柱相向，自言身为一龙置于殿中，故名九龙殿。御殿之前，必先焚香于龙腹中，烟气郁然缭绕，宛如龙口吐出一般。继而费资巨万建会春园、嘉宴堂、金华殿。常携子弟僚属于会春园游宴，昼夜无节制。

马希范生活如此奢侈，以致用度不足，故重为赋敛。马希范每次遣使者行田，皆以增顷亩者为功，民多不胜租赋而逃往他乡。又使人以财拜官，根据人财的多寡定官职高下之别。百姓犯法，富人输财，壮者当兵，唯有贫穷体弱者受刑，马希范之奢侈，让一国之人皆受其敝，民不聊生，痛苦不堪。

楚当此浑浊之世，也不乏清醒之士。他们批鳞切谏，接连不断地对马希范敲击警钟。首先是切直强谏的天策府学士拓跋恒。天福八年由于大兴土木，仓廩空虚，马希范采纳孔目官周陟的建议，令于常税之外，大县贡米三千斛，中县千斛，小县七百斛，无米者以布帛抵偿。拓跋恒以为这是不可行的，上书谏曰：“殿下长深宫之中，藉已成之业，身不知稼穡之劳，耳不闻鼓鼙之音。驰骋遨游，雕墙玉食。府库尽矣，而浮费益甚；百姓困矣，而厚敛不息。谚曰：‘足寒伤心，民怨伤国’，愿罢输米之令，诛周陟以谢郡县。去不急之务，减兴作之役。无令一旦祸败，为四方所笑。”马希范阅书大怒。几日后拓跋恒入宫谒见，马希范对守门的卫兵说：“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，莫让他进宫。”拓跋恒站在宫门外默默无语，良久乃去。马希范果然终身不见拓跋恒，将死之日，始悟拓跋恒当年所言是忠诚之语。

其次是牙将丁思颢。丁思颢素有才略，耿介忠诚。开运元年（944），丁思颢上书切谏马希范奢侈无厌、糜土木。书云：“先王起卒伍，以攻战而得此州，倚朝廷以制邻敌。传国三世，有地数千里，养兵十万。今天子蒙尘，朝廷无主，真霸者立功之时。诚能悉国之兵，出荆襄以趋京师，倡义于天下，桓、文之业也。奈何耗国用而穷土木，为儿女子乐乎？”马希范怒不可遏，立诏削去丁思颢的官职。丁思颢毫无惧色，瞋目直视马希范，悲痛地喊道：“孺子终不可教也！”马希范气急败坏，遂使人扼其喉而死。

又有金陵人戴偃。戴偃少工吟咏，不求仕宦，自称玄黄子，人多号其处士。唐代末年因避乱来到湘阴。适逢马希范务穷侈靡，国人不胜其苦，戴偃因作《渔父》诗百篇讽谕马希范，诗中有句云：“总把咽喉吞世界，尽因奢侈致危亡。”“若须抛却便抛却，



莫待风高更水深。”马希范得诗非不引以为鉴，反而怒气冲天。一日，问众宾佐道：“戴偃是何人？”宾佐们一时不知马希范旨意，便回答说：“偃乃一诗人，深为流辈推许。今方贫困，大王若将其置于参军、主簿类官职是可以的。”马希范冷笑道：“此人目前献诗予我，我观其类鱼钓者，宜赐碧湘湖给他居住。”即日令戴偃一家迁居湖上，并严禁官民与其来往。戴偃一家四口从此隔绝于湖上，衣食匮乏，无以为生。戴偃思前想后，觉得只有与妻子分手，各带一子逃离此处寻找生路。戴偃有一儿一女，遂举骰子决定所属，戴与妻约曰：“采多得儿，采少得女。”戴偃采少，只得携女与妻儿恸哭而别。戴偃拟逃往岭南（一）行至永州，听说文昭王已薨，方返回与妻儿团圆。

跬拔恒、丁思颢与戴偃切谏虽只落得弃置、绝喉与穷馁的结局，但他们的慷慨浩然之气为楚人世代景仰。

高郁“拓里”引祸至

扬州人高郁乃机敏多谋之士。乾宁（894—898）初，武穆王马殷为湖南留后，以高郁为谋主，署都军判官，配合十分默契。马殷起初畏惧淮南、荆南与广南势力强大，欲奉以金帛以结友好。高郁则说：“成油地狭兵寡，不足为吾患难夫妻。刘彘志在五管而已。杨行密乃公之仇敌，即使以万金贿赂，亦不能得其欢心。莫若上奉天子，下抚士民，训卒厉兵，以修霸业，那时谁与为敌呢！”于是马殷始修贡京师，四境宁靖。

高郁长于经济之道，开平（907—911）时，劝马殷自京师至襄、唐、郢、复等州遍置邸务以售茶，获利将近十倍；又令百姓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筹，每岁收入以万万计。当时湖南为商旅集散之地，商贾云集，又盛产铅铁，高郁便劝马殷铸铅铁为钱，使与铜钱杂用。商贾出境，铅铁钱无所用途，只得全部换成其他货物，因此楚国百货通流，日益富强。复诏百姓输税以帛代钱，湖南人本不习蚕桑之事，自此蚕桑遂兴。当此时，武穆王地大力完，得邀封爵，而能与诸镇抗者，高郁所谋居多；即使嫉妒高郁功者，也心悦诚服。

高郁才华横溢但生性贪婪，醉心奢侈。尝以居所的井水不甚清澈欲澄汰之，乃用银叶护井，四周从内至外皆然，谓之曰“拓里”。自奉奢华如此，真乃匪夷所思。又有恃势欺民之举。辰州一向姓居民，因燃火占卜，忽从火中腾起一龙，顿时风雷急雨大作，然火不能灭，后龙在火中化为灰烬，独龙角不化，莹白如玉，向氏视为珍宝，高郁却强取之。有一术士闻之叹曰：“高司马其祸乎，安用不祥之物以速戾？”从那天起，阴晦之日，高郁多见鬼祟，大祸旋即而至。



高郁辅佐马殷，楚乃国富民殷，他国君王无不妒嫉。后唐庄宗人洛阳，马殷遣其子文昭王马希范入贡，唐庄宗对其佯言曰：“适闻马氏当为高郁所夺，有子如此，郁安能得之？”南平主高季昌也屡屡散布流言离间马殷与高郁的关系，并寄书信给衡阳王马希声，盛赞高郁功名，表达愿与其结为兄弟的心迹。又派间谍密语曰：“高公闻楚重用郁，欣喜若狂，以为亡马氏者必郁。”衡阳王本是愚昧之人，竟信以为真；而文昭王也因唐庄宗的话颇生疑惑，便有去高郁之意。天成（926—930）中，国戚杨昭遂谋代高郁，故数谗高郁之过，衡阳王因乘机往见武穆王，请诛高郁，且言高郁奢僭不法，外结邻藩，不除将有大患。武穆王曰：“成吾大业者，郁也，汝休矣，勿为此言。”衡阳王乃坚持罢免高郁的兵权，遂左迁高郁为行军司马。高郁愤怒斥之：“吾事君王久矣，亟营西山，将老焉。猘儿渐大，行能咋人！”衡阳王闻之甚怒，天成四年七月，矫令，杀高郁于府舍，榜谕中外，谓高郁贪冒奢侈，谋叛他邦，并诛其族党。时武穆王年事已高，不复省事，不知高郁之死。是日大雾四塞，武穆王甚感奇异，乃对左右言：“吾昔从孙儒，儒每杀无辜，多致兹异，岂马步狱有冤死乎？”少许吏告知高郁死，武穆王抚膺大恸，顾近臣曰：“吾亦不久于此矣！”

高郁助勦帷幄，富国裕财，却横罹屠戮，固然是鸟尽弓藏的悲剧，然他生活上的贪冒奢侈却为他的政敌提供了毁灭他的武器。

薛文杰改槛自囚

薛文杰是闽惠宗王延钧朝的中军使，此人奸诈虚伪，巧言令色。薛文杰十分讨厌内枢密使吴勳，久欲除之，然见面时谈笑甚洽。适吴勳因病告假休养，薛文杰便殷勤地前去探望，欺骗吴勳道：“帝因公近来屡屡以病告假，将罢免公的职务呢！”吴勳忙问：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薛文杰便耐心地为吴勳出谋划策，指教吴勳：“待帝遣人问公疾病时，你但言头痛而已，并无他病。”吴勳感激不尽。第二天，薛文杰婉言劝告惠宗派巫者观察吴勳的病情。这巫者名盛韬，恰是由薛文杰推荐会计官的。巫者归来对惠宗说：“我入北庙，见崇顺王正在审讯吴勳”，问他：“你为何敢谋反？”同时还用铁锤敲击吴勳的头。惠宗便将这些话转告给薛文杰，薛文杰说：“这不可轻信，应该再问问他得的是什么病。”吴勳牢记薛文杰的吩咐，果然说患了头痛病。惠宗遂以为反状是实，诏令下狱，派薛文杰和狱吏审讯，吴勳受不了严刑酷打，只好自诬伏罪，遂被杀。众官吏对此敢怒不敢言。

惠宗王延钧乃一昏君庸主，性好奢侈，薛文杰便以聚敛求媚。先前福州有王霸坛、



炼丹井。坛旁边有两棵皂角树枯死多年，一日忽生枝叶，满树葱茏。俄而井中有白龟浮出，掘其地又得一铭石，有“王霸裔孙”之文，王延钧以为吉兆，在道士陈守元、妖巫徐彦朴和盛韬的撺掇下在坛侧建宝皇宫，极土木之盛。龙启元年（933），王延钧即皇帝位，国号大闽，更名王璘。即位前，造东华宫，宫中供匠作者近万人，穷工极丽；即位后，又大作宫殿，所费不貲。乃以薛文杰为国计使。为讨得惠宗的欢心，薛文杰千方百计搜刮民脂民膏。他派遣许多特务，专门探人隐私，罗织有钱人的罪名。凡人狱者则先受一顿棒笞，然后用盛满炙烫炭火的铜器熨烫其足部，其惨状目不忍睹，受刑者无不认罪。薛文杰便顺理成章籍没其家财贡于朝廷。适建州土豪吴光入朝觐见，薛文杰知其富有，遂编造罪状，欲致其于死地。消息泄露，吴光大怒，率领一万兵马投奔吴国。吴信州刺史薛延徽出于义愤，不俟朝命，自帅兵与吴光会合攻打建州。惠宗诏弟王延宗等将兵救建州。吴勛向主军政，甚爱士卒，士卒闻吴勛冤死，愤怒已极，是时，行至中途停而不进，请交出薛文杰杀而食之，士卒们高呼：“薛文杰不得，不能讨贼。”王延宗驰使飞报惠宗，惠宗犹自不舍。太后及福王泣曰：“薛文杰盗弄国权，枉害无辜，上下怨怒久矣。今淮南兵深入，士卒不进，社稷一日倾覆，留文杰何益！”惠宗无奈，遂以槛车囚送薛文杰往军中。起初，薛文杰认为古制槛车太疏阔，乃更改其制。使槛车上下相通，中立无数铁芒，犯人立于其中，动辄触芒，疼痛难忍。岂料槛车成日，首遭其毒的却是薛文杰自己。薛文杰善算术，自占三日过后即可安然无恙。押送者闻言，疾驰而进，两天就到了目的地。军士皆踊跃而起，车裂薛文杰于市，市民争先恐后投以瓦石，碎割其肉而食之，瞬刻即尽。槛车走后，惠宗亟遣使赦免薛文杰，赦使至，薛文杰已亡。

建隆初年惩贪严厉迅猛

建隆（960—968）初年，宋朝刚刚建立，天下尚未统一，宋太祖深感地位并不稳固，必须尽快收拾民心，所以对贪官污吏及民间的贪财抢掠行为惩治较为果决有力。

建隆元年（960）正月，他夺得政权后重新回到汴京（今河南开封市）时，得知里巷奸民趁政权易主的动荡之机劫夺公私财物，立即下令搜捕，并对抓获的暴徒亲加审问，只要罪行一落实，便当下推出斩首。

三月，宰相王溥密奏说：“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王彦升，每借夜巡之机，闯入高官私第，口头上说是讨酒喝，半夜三更的赖在人家私宅不肯走，实则意在图财，主人往往不胜其扰，送上些财物，他方才满意退出。昨晚他竟深夜敲臣的门，也是说夜巡困倦，聊



谋一醉。臣装作不明白他的来意，真的摆酒，他喝了两杯就悻悻而去。”太祖十分厌恶，过两天就将王彦升贬为唐州团练使。

五月，太祖听说京城各仓官吏在收粮食时，夤缘为奸，百姓有怨言，特命殿中侍御史王伸、监察御史王枯、户部郎中沈义等八人分头严加督察，不许再生弊端。

次年四月，大名府馆陶县民郭贇进京状告本县丈量土地不公。太祖即诏令邻县派官复查，回报说有受贿情节，且隐瞒了大量田亩。太祖大怒，命将馆陶令杖决、流放海岛；括仍使、给事中常准失察，降两级，贬为兵部郎中。

次日，商河令李瑶亦因丈田不公，且受贿，被杖杀；括田使、右赞善大夫申子纬失察，削职为民。此案也是平民告的状。

六月，工部郎中阎式，因监收河口夏税，每斛多收5斤，被降两级。接着，右率府率薛勋、著作郎徐雄亦因监收税粮，计量不公，被太祖所派的人侦察出来，都被免职。仓吏皆弃市。

八月，永济县主簿郭颀因贪污120万钱，弃市。

三年（962）二月，下诏曰：“盗窃，赃满50万钱者，处死刑。”

八月，开封府捕察河务纲官王训等4人，用糠壳、土屑参杂于军粮中，然后私分盈余，被张仪等告发，结果王训等4人被处以乱刀剁死，而赏张仪等人锦袍银带。

同月，左拾遗、知制诰高锡上言：“近来廷臣承诏各人荐举所知，或有因行贿获荐者，请从现在起允许近亲、奴婢、邻里告发。若属实，行贿、受贿者重惩，而告发者加重赏。”太祖立即采纳，并下诏颁行。

这些案例说明，这时宋太祖惩治贪污行为不仅严厉，而且雷厉风行。

乾德年间肃贪案

宋太祖乾德（963—963）年间，对一般职位较低的贪官惩治依然较为严厉，往往处以极刑。

乾德元年（963）二月，兵部郎中、秦州税监曹匪躬被判处弃市；海陵税监兼盐城税监、屯田副使张蔼被除籍为民，都是被告发挪用公款，雇人自北方贩轻货到江浙倒卖牟利。

二年（964）五月，屯田员外郎、知制诰高锡责授莱州司马。高锡曾嘱托开封府推官石熙载，让将其参加科举竞争的弟弟高铎作为本府第一名推荐，因高铎文才平庸，石拒绝了。高锡遂怀恨在心，多次在太祖面前贬低石。一日，太祖对皇弟、开封府尹赵光



义（即后来的太宗）说：“听说石熙载颇不称职，你另选一人代替他吧！”光义说：“石熙载一向勤勉供职，怎么说不称职？这一定是高锡进了谗言。”太祖恍然大悟，当时就想贬高锡而隐忍未发。不久，派高锡出使青州，他私收节度使郭崇的贿赂；所过之地，以钦差自居，恣意妄为；又写信给澧州刺史，托他代索僧人的紫衣。这一切均被太祖的密探察知，经御史台审理落实，高锡方才被贬。对他还算客气的。

三年（965）五月，职方员外郎李岳因犯贪污罪被判处弃市；十月，太子中舍王诒因被查出权知西县时，收受贿赂后枉杀无辜，亦被判处弃市。

四年（966）五月，光禄少卿郭玘，亦因贪赃弃市；八月，殿中侍御史李楫以贪赃罪，原判死刑，遇赦后，处以流放沙门岛，今后再遇赦不许放还。

五年（967）二月，有诏曰：“……赃私罪重、既有配隶处以散秩，自远移近者，须经三四次赦免，方能放其自便，以儆贪滥而肃流品也。”三月，导江县令源铎、主簿郭彻，因合伙贪污受贿，不仅均被处以极刑，而且还令诸路转运使将其罪状通告所有属吏，让他们引以为戒。

总之，此期反贪，动不动就杀人，手段较为严厉。

张美镇沧州

张美（918—985），字元珪，贝州清河（今河北清河县）人。自幼长于会计，精于理财。后晋时为左藏库小吏，即以廉直强干著称。后周时官至左监门卫上将军、宣徽北院使、判三司，长期管理钱粮，缓急皆能供应不乏，加检校太傅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。此前，李筠据守上党（治今山西长治市），广招亡命之徒，多行不法之事，逐渐强横难制。张美料定他必定叛宋，遂悄悄积粮于怀（怀州，治今河南沁阳县）、孟（孟州，治今河南孟县）间。后李筠果然叛乱，宋太祖亲率大兵征讨，十万人马出太行而粮饷不缺，全赖张美之力。因此，太祖对他颇为看重。

稍后，张美曾一度出任同州（治今陕西大荔县）知府。当时各州县奉命购买关中木材，同州每年预支缗钱数千万给民间，但长吏要扣取其中十分之一，称“率分钱”，仅此一项，长吏每年即可得利数百万。张美到同州后，偏偏分文不取。别州百姓得知后，便进京状告其长吏强收“率分钱”。太祖下令如数追还，并褒奖张美。

乾德五年（967）二月，张美被任命为横海军节度使（治沧州，即今河北沧县东南）。过了一些时，即有平民上书状告张美强取民女为妾，又掠取民钱4 000余缗。太祖深知张美并非贪黷之徒，便召见告状人，问道：“你们沧州在张美未到之前，民间安



定否？”对曰：“不安定。”又问：“张美到后又如何？”对曰：“他来后就没有兵乱，社会秩序也好多了。”又问：“那么，张美保护了沧州百姓，他的好处大了。虽然强取了你的女儿，你又怎能因此而怨他？现在你一定要贬黜此人，我又有什么可惜的？只是同情你们沧州百姓罢了。我现在减敕张美，他一定再也不会胡来的。你的女儿值多少钱？”对曰：“五百缗。”太祖命有司照价付给，将他打发走了。

然后，太祖召见张美之母，诘问张美的情形。张母叩首谢罪曰：“妾居阙下，不知其所为。”太祖随即赐张母钱一万缗，让他送给张美，退还掠取民间的钱财。并要张母转告：“你儿子缺钱，应当找我要，不必去为难百姓。”张美听说后，十分惶恐，也不去辩是非曲直，而是更加折节为廉。不久，即以政绩卓著闻名都下。他镇守沧州达十余年，故世称“沧州张氏”。

太祖反贪针对不同对象；恩威并用，手段是较为灵活的。

王全斌等人贪赃案

太祖对一般小贪官的惩处十分严厉，而对贪污罪行严重得多的高官，特别是立有战功者，则又特别宽大。

乾德三年（765），忠武军节度使、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王全斌率兵攻下后蜀之后，肆意攫取原后蜀国库的财物，并杀降兵 27 000 余人，激起叛乱，蜀中处于动荡不安之中。

次年，太祖命兵部侍郎、参知政事吕余庆出任成都知府，王全斌只负责军旅之事。王全斌私囊已饱，便对亲信们说：“我听说自古将帅多不得善终，所以很想称病东归，以免将来出事，后悔莫及。”有人劝道：“现今寇盗充斥，不是有诏旨，不可轻去。”王全斌这才打消了退归的念头。

不久，原后蜀臣民不断有人进京揭发王全斌、武信军节度使侍卫步兵都指挥使崔彦进、枢密副使左卫大将军王仁瞻等将领在破蜀时豪夺民女及金银财物，并擅开府库，隐没财货等一系列不法之事。太祖虽未采取行动，但每有使者自蜀到京，都要就这些事详加询问。待事情的来龙去脉大体弄清之后，才将王全斌等人一起召赴京城。

王仁瞻先到。进殿后，太祖就其所犯罪行直接加以核实，王仁瞻一一否认，并将罪责都往他人身上推。太祖问：“道收取李廷硅的妓女、擅开丰德库取金贝也是诸将所为么？”到了实处，王仁瞻这才惶恐起来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沉默了一阵后方才承认部分罪行，也交待了王全斌、崔彦进的部分罪行。



太祖考虑他们刚立过战功，不想让他们坐大牢，只令中书门下拘捕他们、与告状者对质，共落实收受及隐没金银犀玉钱帛 644 800 余贯，又擅开丰德库，致使失钱 281 000 贯，而蜀宫珍宝及成都以外府库的财物损失尚未计在内。但给他们定的罪只是：擅自克扣兵士军装钱并杀降激变。因此三人皆服罪。

太祖又令御史召集百官于朝堂议论对他们的判处。第二天百官上表合奏道：“王全斌、王仁瞻、崔彦进依法当处以大辟。”祖于是又做好人，下令都赦免死罪。

五年（967）正月，下诏特设崇义军于随州、设昭化军于金州；王全斌贬任崇义军留后，崔彦进贬为昭义军留后，王仁瞻贬为右卫大将军。

过了三天，又下诏曰：令原随从王全斌等三人的军将中曾收受伪蜀士庶子女、鞍马、金帛者，全部即时退还其主；其他诸军将士所收者一概不问。

开宝九年（976）四月，太祖又恢复了王全斌节度使之职，并赐给共重 1 万两的金银器皿、帛 1 万匹、钱 1 000 万贯；崔彦进亦同时恢复为彰信军节度使；王仁瞻则在三月已起用为判留守司三司兼知开封事，紧接着又兼大内都布署。至太宗朝，王仁瞻又犯贪赃罪，才真正受到了较为严厉的处罚。但比起一般小贪官所受的处罚来，还是轻得多。

同是贪赃遭际异

宋太祖乾德年间，在肃贪问题上，是十分明显的看人打发，开宝年间，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开宝元年（968）十月，屯田员外郎、判大理寺雷德骧，见其属官与堂吏目无法纪，一味讨好宰相赵普，每每随意解释法律条文，量刑全凭主观意向，十分气愤，便上书求见皇上，欲面陈其事。等了好些天没有消息，就径直闯入讲武殿，见了太祖就连珠炮似的放了起来，词气俱厉。不仅指责赵普暗中干扰刑事审判，还有根有据地揭发了赵普倚势强买民宅、聚敛财货、收受贿赂。太祖不追究赵普，反而怒斥雷德骧道：“连鼎铛也有耳，你就没有耳么？你没听说赵普是朕的社稷之臣？”竟亲手拿起仪仗斧照雷的脸上打去，打掉了雷的两颗上齿。雷并不畏怯，满面鲜血从容拾齿束带。太祖又命将他拖出去，并下诏让赵普将他处以极刑。

不过，一会儿皇上怒气消了，只给雷定了个“擅自闯入”之罪，将他贬为商州司户。

三年（970）三月，雷依然呆在贬所，却未动赵普一根毫毛。赵普偶生小病，太祖



还亲到其家探视，并赐银器5千两，绢5千匹；赐其妻和氏银50两，衣料3千匹。

赵普贪赃根本不算罪，告不动。

后来，监门卫将军赵砮，因屡次指责赵普贪婪无厌，未等他上告，即被赵普进了谗言，被勒归私第。赵砮气愤难忍。

四年（971）三月的一天，待赵普入朝时，赵砮拦住去路，在马前痛斥其短。太祖闻之，召他们一同到便殿，当面加以询问。赵砮一股脑儿将赵普一系列贪婪不法之事尽行倒出。尤为重要的是揭发赵普带头违反自己参与制定的禁令，私贩木材牟利。赵普确实派亲随到秦陇间贩过大量木材，一部分用以修造私人宅第，一部分高价出卖。而且引起许多官员效法，纷纷窃贩木材到都下贸易。太祖痛恨这件事，曾为此惩罚过包括三位驸马在内的许多官员，这回真的动怒子，催促阁门使召集百官，准备宣敕贬逐赵普，又下诏询问太子太师王溥等：赵普该当何罪？王溥见赵普势力大，怕扳不倒，连阍门使都是赵普的亲信，便照他们的意思，奏曰：“赵砮诬陷大臣。”太祖马上就改变了主意，反过来责问赵砮，命武士就在殿上打他；御史台亦上殿要将赵砮逮捕。此际赵普见形势已经彻底扭转，又出面做出姿态，为赵砮说情。太祖趁机下台阶，让卫士将遍体鳞伤的赵砮扶出去。

四月，赵砮被贬为汝州牙将。私贩木材等事，太祖并未查究，赵普仍旧岿然不动。

雷德骧被贬到商州后，开始还受到礼遇。后来，他先前的同僚奚屿任商州刺史，则屡被诬陷、迫害。其子雷有邻认为这都是赵普在背后指使，所以日夜搜集赵普的劣迹，打算予以报复。

相府堂后官胡赞，李可度任职年久，有人议论他们投靠赵普，多有请托受贿之事，有邻暗中一一作了调查。

秘书丞王洞与雷德骧是同年进士，有邻经常登门拜谒。王洞也常将家事托有邻去办。一日托有邻买白银半锭，说是拟送胡赞。有邻也记在心里，并经常出入胡赞家暗加侦察。

当时有诏令曰：“摄（临时代理官职）三任而证件全者，申报有关衙门即可引试录用。”

有邻一向与前摄上蔡主簿刘伟有交往，知他虽经三摄，而有一任遗失了证件，其兄进士刘侁为他造了个假证，使他得以参加铨选。

有邻遂上章劾奏这些事，并言赵孚乾德中授四川官，称病不赴。这些人都是贿赂赵普，因而得到庇护的。太祖大怒，令交御史台审理，并开始动摇对赵普的信任，但仍然没有查处他，只是下诏让参知政事吕余庆、薛居正升都堂与赵普同议政事，以稍削赵普之权。

树干难以动摇，树枝树叶可就遭殃了。



经审理查明后，刘伟被判处弃市，赵孚、王洞、刘恍、胡赞、李可度并处杖决、除名，胡赞、李可度的家产亦被籍没。

赵普身在最高层；所以虽有贪赃劣迹，却始终逍遥法外，倒是刘伟等人受到了惩贪重锤的痛击。

再对照开宝年间处理的一些中小官吏及平民的贪案，反差更为惊人。

开宝四年正月，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，因任陈州仓监时受贿，被人告发，被弃市。同一天，开封府捕获的367名浮浪子弟及亡命军人因偷盗诈骗，27人弃市，其余全部杖决、流配。

四月，监察御史闻邱舜因前通判兴元府时盗用官钱90万缗，被弃市。

十月，开封府抓获伪造黄金者12人，全部杖决、流放海岛。并下诏曰：“今后再有敢伪造黄金者弃市。”

同月，太子洗马王元吉因前知英州贪赃70万，弃市。

五年三月，殿中侍御史张穆因前通判定州时贪污受贿共达100万，被部下鸿遇告发，弃市；鸿遇告发有功，赐锦袍银带，外加绢300匹。

七月，夔州通判、右拾遗张恂因贪赃罪弃市。

十二月，杖杀内班董延谔，因其任车营监及刍粟监时累计贪赃数十万。

七年二月，录事参军段从革举发：太子中舍胡德冲前通判延州时隐没官钱180万，胡弃市，段升左赞善大夫、权知海州，

四月，殿中侍御史刘光辅因知楚州时受贿，除籍为民，七月，太子中舍李仁友因知兴元府时私收渡钱10万并强买女口，弃市。

.....

田仁朗被诬

田仁朗（930—989），大名元城（治今河北大名县东北）人。其父田武仕后晋为昭义节度使。仁朗以父荫进入仕途。宋太祖即位后，他随从讨逆，立有战功。乾德三年（965）奉命参与攻蜀，为凤州路壕砦都监，曾伐木开道，大军得以顺利通过。班师后迁染院副使。又随征太原，再立军功，迁内染院使。数日后，改任左藏库使。左藏为国库之一，以其在左，故称左藏，宋初诸州贡赋均输于此。

田仁朗办事认真，管理十分严格。经常到左藏库领取钱物的太监们无法混水摸鱼，深感不便。有时大宦官到库，田仁朗亦只是公事公办。久而久之，太监、宦官都不满于

